

安學捷論要書







書論吳安

著臣世包

清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述書上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尙不能平直。以書拙聞于鄉里。族曾祖槐植三獨達世尙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冊。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圖。提肘撥燈七字之勢。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几習之。雖誦讀時不間寢。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稚鈍。迺學懷素草書千文。欲以變其舊習。三年無所得。遂奔去。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爲主。肥易掩醜也。余用其言。習兩月。書逼似同甫。明年春。從商邱陳懋。本季馴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爲南唐楊畫贊洛神。大觀楊神龍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於古。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合於本。乃已。百日拓蘭亭字畢。乃見古人抽豪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徧急便側少士君子之風。余旣心儀逾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歎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續縱遊江浙。徧觀收藏家舊跡。壬戌秋。晤陽湖錢伯坰。魯斯。魯斯書名藉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兔毫。故書有中線。今用羊毫。其精者乃成雙鈎。吾耽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余答言。書不能佳。然下筆輒成雙鈎。魯斯使面作之。畫旁皆聚墨。

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受法於懷甯鄧石如頑伯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南宋庫裝廟堂碑及棗版閣帖。冥心探索。見永興書源于大令。又深明大令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三河之謗。唐文餓隸之譏。既屬夢讙。而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銳精仿習。一年之後。畫有中線矣。每以熟紙作書。則其墨皆由兩邊漸燥。至中一線。細如絲髮。墨光晶瑩異常。紙背狀如鍼畫。自謂於書道頗盡其祕。乙亥夏與陽湖黃乙生小仲同客揚州。小仲攻書較余更力。年亦較深。小仲謂余書解側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盡側爲憾。相處三月。朝夕辨證不相下。因詰其筆法。小仲曰。書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也。余學漢分而悟其法。以觀晉唐真行無不合者。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鈎。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鷺頭昂曲者。中指內鈎。小指貼名指外拒。如鵝之兩掌撮水者。故右軍愛鵝。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指勢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疎。吾子其祕之。子書得晉人面目耳。隨人言下轉。不數十年化爲糞壤。今人攻書至力者。無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書皆始艮終乾。南宋以後書皆始巽終坤。余初聞不知爲何語。服念彌旬。差有所省。因遷習其法。一年漸熟。丙子秋晤武進朱昂之。青立其言曰。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王良士仲瞿。言其內子金禮贏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迤後。

稍僵。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又晤吳江吳育山子，其言曰：吾子書專用筆尖直下，以墨裹鋒，不假力于副豪，自以爲藏鋒，內轉祇形薄怯。凡下筆須使筆豪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真祕密語也。余旣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三君子爲非，分習而互試之，乃見其說足以補小仲之所未及。於是執筆宗小仲，而輔以仲瞿運鋒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結字宗頑伯，以合於小仲。屏去模仿，專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勢，要以十稔。或有心手相得之境，然余非聞植三之言，則不學。非聞同甫之言，則中廢。非得小仲之傳，則悶悶畢世矣。余他業屢遷，唯好書廿餘年不改一藝之能，其難如此。況進於書者乎？

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滯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往返，無虛日。旣乃集前後所言，掇其要爲此篇，又爲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訣石本，有云：首務執筆中控前衝，拇指左食右名禁後從，細心體味，蓋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卽同此法。古人文簡，不易推測耳。戊寅客吳門，乃爲下篇，以悉書之始卒，以示宜興吳德旋仲倫。仲倫亦歎絕而申之曰：道固歸於墨，不溢出於筆，而學之則自墨溢出。于筆始己卯，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爲歷下筆談，翰風故攻書，改用此法，以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尚緩，而翰風尙峻，微立異同。述書筆譚稿出錄副者多江都梅植之蘊生、儀徵吳廷璵熙載、甘泉楊亮季子、高涼黃洵脩存、餘姚毛長齡仰蘇、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楊承注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時與余相亂，然道光辛巳，余過常州，晤小仲，出稿相質。小仲曰：用筆者天書中盡之，始良終乾，正所謂流美者地。書中闡發善矣，然非吾意，請其術，卒不肯言。

述書中

余旣述諸君子之言爲書。因以己意通之。而知其悉合於古也。右軍以管爲將軍明書道之機樞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于食指中節之端。以上節斜鈎之。大指以指尖對中指中節拒之。則管當食指節灣。安如置牀。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橫逼。挺管以向左。則管定。然後中指以尖鈎其陽。名指以爪肉之際距其陰。小指以上節之骨貼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力。則形如握卵。而筆鋒始得隨指環轉。如士卒之從旌麾矣。此古人所謂雙鈎者也。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善言此意已。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于是名指之筋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臂灣。以及胸脅。凡人引弓舉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爲著懸腕也。唐賢狀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鐙不相犯。蓋善乘者。腳尖踏鐙。必內鈎足大指著鐙。腿筋皆反紐。是以並乘而鐙不相犯。此真工爲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掌者。謂五指皆貼管爲實。其小指實貼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緊握之說也。握之太緊。力止在管。而不注重。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永叔所謂使指運而腕不知。殆解此已。筆旣左偃。而中指力鈎。則小指易于入掌。故以虛掌爲難。明小指助名指揭筆。尤宜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則其書未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橈之拒帆。而小指如橈點之助橈。故必小指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山子之法。以筆豪平鋪紙上。與小仲始良終乾之說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則不能致此也。蓋筆向左。迤後稍偃。是筆尖

著紙卽逆而毫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石工鑄字畫右行者，其鋸必向左驗而類之，則紙猶石也。筆猶鑄也，指如搥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盡側勒策三勢之妙，而弩趯掠啄磔五勢入鋒之始，皆宜用之。鋒旣着紙，卽宜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轉向下，畫左行者管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惟小正書畫形既促，未及換筆而畫已成，非至精熟難期合法。故自柳少師以後，遂無復能工此藝者也。始艮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方也。後人作書，皆仰筆尖鋒，鋒尖處巽也。筆仰則鋒在畫之陽，其陰不過副毫濡墨以成畫形，故至坤則鋒止。佳者僅能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豪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有言：「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者，謂此也。」蓋人之攏本側倚于几，任其勢則筆端仰左而成尖鋒，鋒旣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到。是過庭所譏任筆爲體，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求墨之不溢出于筆也。青立之所謂筆必斷而後起者，卽無轉不折之說也。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爲之，則轉卸皆成扁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小仲所以憾未能盡側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非尙真側也。漢人分法，無不平滿。中郎見刷牆堊痕而作飛白，以堊帝鋒平刷痕滿足，因悟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牆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必正下以傳筆法，後世書學旣湮，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晉唐真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見始艮終乾之妙。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彙帖已。余見六朝碑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直平過之處，行處也。古人必逐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行處皆留也。轉折挑剔之處，留處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據

筆使墨旁出是留處皆行也。頑伯計白當黑之論卽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嘗言近世書鮮不閱牆操戈者又言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軍旦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蹟其結構天成下此則張猛龍足繼大令龍藏寺足繼右軍皆于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余爲申之以刁遵志足繼太傅河南聖教序記其書右行從左玩至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噫知此斯可與言書矣。

述書下

書藝始於指法終於行間前二篇已詳論之然聚字成篇積畫成字故畫有八法唐韓方明謂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傳于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機括也隸字卽今真書八法者點爲側平橫爲勒直爲努鈎爲趯仰橫爲策長撇爲掠短撇爲啄捺爲磔也以永字八畫而備八勢故用爲式唐以後多申明八法之書然詳言者或不得其要領約言之又不欲盡泄其祕余故顯言之夫作點勢在篆皆圓筆在分皆平筆旣變爲隸圓平之筆體勢不相入故示其法曰側也平橫爲勒者言作平橫必勒其筆逆鋒落紙卷豪右行緩去急迴蓋勒字之義強抑力制愈收愈緊又分書橫畫多不收鋒云勒者示隸畫之必收也後人爲橫畫順筆平過失其法矣直爲努者謂作直畫必筆管逆向上筆尖亦逆向上平鋒着紙盡力下行有引弩兩端皆逆之勢故名努也鈎爲趯者如人之趯腳其力初不在腳猝然引起而全力遂注腳尖故鈎未斷不可作飄勢挫鋒有失趯之義也仰畫爲策者如以策策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着馬卽起也後人作仰橫多尖鋒上拂是策末未着馬也又有順壓不復仰卷者是策旣着馬而未不起

其策不警也。長撇爲掠者。謂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筆如掠。後人撇端多尖穎斜拂。是當展而反斂。非掠之義。故其字飄浮無力也。短撇爲啄者。如鳥之啄物。銳而且速。亦言其畫行以漸而削。如鳥啄也。捺爲磔者。勒筆右行。鋪平筆鋒。盡力開散而急發也。後人或尙蘭葉之勢。波盡處猶嫋娜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宮。九宮者。每字爲方格。外界極肥格。內用細畫界一井字。以均布其點畫也。凡字無論疎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爲字之中宮。然中宮有在實畫。有在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於格內之中宮。然後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于旁之八宮。則隨其長短虛實。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字。又爲大九宮。其中一字卽爲中宮。必須統攝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勢。逐字移看。大小兩中宮。皆得圓滿。則俯仰映帶。奇趣橫出已。九宮之說。始見于宋。蓋以尺寸算字。專爲移縮古帖而說。不知求條理於本字。故自宋以來。書家未有能合九宮者也。兩晉真書碑版。不傳于世。余以所見北魏南梁之碑。數十百種。悉心參悟。而得大小兩九宮之法。上推之周秦漢魏兩晉篆分碑版。存于世見。則莫不合通篇而爲大九宮。如三代鍾鼎文字。其行書如蘭亭玉潤白騎追尋。違遠吳興外出等帖。魚龍百變。而按以矩矱。不差累黍。降及唐賢。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書碑版。皆有橫格。就中九宮之學。徐會稽李北海張郎中三家爲尤密。傳書俱在。潛精按驗。信其不謬也。然而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沈。筆飄則墨浮。凡墨色奕然出於紙上。瑩然作紫碧色者。皆不足與言書。必黝然

以墨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彷彿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漾于波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有筆。筆墨相稱。筆鋒着紙，水即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紙內。不必眞跡。卽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嘗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於用筆者也。丞相云：「下筆如鷹鵠搏擊。」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造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衛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爲筆勢洞達。右軍爲字勢雄強。又取象於龍威虎震。快馬入陣。合觀諸論，則古人蓋未有不尙峻勁者矣。永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各奮才智。大暢宗旨。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陽少師兩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間茂密。楊之大仙帖。畫外峭險。並符前哲。自茲以降，宋之東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善書，解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香光云：「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探厥詞旨，可謂心通八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宮，豈必逮後古人乎？是故善學者，道蘇須知其瀾漫。由董須知其凋疎。汰瀾漫則雄逸顯，避凋疎則簡澹真。余年廿六而後學，四十而後知。少小惡札，脫于心而膠于手。精力既衰，又迫物務。豈望有成？庶幾述其心得，以授子弟。童而習之，或有能繼志以成名者云爾。

歷下筆譚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爲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真者，皆隸書也。及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

隸始成今真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真書爲隸自唐人誤以八爲數字及宋遂并混分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爲整齊隸就小篆減爲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真又約分勢而歸於迤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真雖爲一體而論字結則隸爲分源論用筆則分爲真本也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沉痛不減而體稍疏雋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逼而氣加凝整大率晉人分法原是鍾梁尤近隸勢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及會稽晚出始尙太公望極於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郎立極梁傳其勢鍾傳其韻後遂判爲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北朝隸書雖率導源分篆然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凡以中郎既往鍾梁並起各矜奇妙門戶益開踵事增華窮情盡致而般若碑渾穆簡靜自在滿足與鄆閣頌析里橋同法用意逼近草草當是西晉人專精蔡體之書無一筆闖入山陰故知爲右軍以前法物儕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會稽各學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奇但見點畫樸實八面深穩更無欠缺處耳求之彙帖征西出師頌大令保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爲大令書沈雄宕逸誠亦希有然以儕般若碑則如羅漢具六大神通及見入定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其雲礪

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

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題名雲峯山五言驗之爲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祕穎研圖注篆不虛耳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蕭散駿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刊泐已甚石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崖石均讓字均行並非剝損直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密字欠工夫書評謂太傅茂密右軍雄強雄則生氣勃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

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張公清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像爲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璇敬顯儂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永師千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證驗隋龍藏寺庶幾紹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一齊雋脩羅碑措畫結體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發仍歸蘊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尙扁此易爲長漸趨姿媚已爲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正方整齊而具變態其行畫特多偏曲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谷以箭鋒所直人馬應弦爲有韻驗以此書信爲知言諫議學之而不盡遂成平滯一路濫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爲勢武定玉佛記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鄭文公中明壇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峰山詩瘞鶴銘侍中石闕字方四五寸雲峰姐竦兩山刻經字皆方尺泰山刻經字方尺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相等則法出一轍至書碑題額本出一手大小既殊

則筆法頓異。後人目爲彙帖所隠。於是黃庭樂毅展爲方丈之謬說。此自唐以來榜署字遂無可觀者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萬豪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分隸相通之故。原不關乎迹象。長史之觀于擔夫爭道。東坡之喻以上水撐船。皆悟到此間也。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尙有迹象可尋。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截空怯者。試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員滿。逾麗。其次劉文清。中截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在也。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眞際。知識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截有豐實處在也。

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纖毫。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漲墨。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後人着意留筆。則駐鋒折穎之處。墨多外溢。未及備法。而畫已成。故舉止匆遽。界恆苦促。畫恆苦短。雖以平原雄傑。未免斯病。至於作勢裹鋒。斂墨入內。以求條鬯手足。則一畫既不完善。數畫更不變化。意恆傷淺。勢恆傷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謂征西出師頌筆短意長。同此妙悟。然渠必見真迹。故有是契。若求之彙帖。卽北宋聚本。不能傳此。

神解境無所觸識且不及況云實證耶。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十三跋是僞物子昂雖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五百年來佳子弟多爲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爲有俊氣也豈必齷笑慵粧作失行婦人狀哉永叔曰書至梁陳之際而工極余嘗歎爲知言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輒又亡幸有始興王碑剝蝕之餘尙可以證前說之謬妄思白但於彙帖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真解蓋彙帖皆宋人所摹固不如宋人自書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澍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亦爲有見地者。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錢醉僧楊少師三家長史書源虞陸故醉僧以爲洛下遇顏尙書自言受筆於長史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真迹惟千文殘本二百餘字伏如虎臥起如龍跳頓如山峙挫如泉流上接永興下開魯郡是爲草隸醉僧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僞物惟聖母律公導源篆籀渾鷺健是爲草篆少師韭花起居法皆出仿寫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崛強有猿騰蠻屈之勢周隋分書之一變是爲草分其餘如屏風書譜絕交諸帖雖俱托體山陰止成葉行而已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爰爲續評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馴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擊而有別薛少保如雛鵠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矜百囀之聲率

更如虎餓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德如僕羸強韁。布武緊密。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變。輿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善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嘈雜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

後附四則

櫂陽門三大字在安徽省城南門。字徑二尺許。雍容揖讓是山陰家法。唯門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徑指爲右軍書耳。趙州城內永興所書攀龍鱗附鳳翼六大小字。尺寸與櫂陽門相當。比之則腳忙手亂局促窘迫。不自賴矣。庾亮持江西節。右軍爲其從事。或庾自書。或使王書。時右軍年少。書勢或稍加作用。未可知也。然斷非永師以下所能至矣。

天盛井欄在茅山可辨者尚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鶴銘。其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鶴銘爲隱居書。而逋翁清臣之說廢已。

杭州龔定庵藏宋拓八關齊七十二字。一見疑爲鶴銘。始知古人鶴銘極似顏書之說有故。蘆州城內有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大字。字徑七八尺。整暇有永興風。唯筆勢稍拋鬆耳。然較逍遙樓顏書。相去不可數計。

興金壇段鶴臺 玉立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昔吾語文筆於中必有我。蜜成花不見。持以論書可。錯綜理相安。避就形時。常能伏紙驕。始得見筆娜。
轉換心如旋駿。發勢每頗攝水墨無溢。開鋒毫不裏。鋒毫辨微芒。水墨分纖塵。嗜此二十年。長者力先荷。
聞聲震合弦。譬巧知扣筈。只今兩少師。傳書苦不夥。變法心何雄。涉險氣振惰。俗學貪速成。錦繡被驚跛。
步顏擁肥姬。趨歐牽病駝。若謂吾言非。試與訊江左。花之精浮而爲蜜。其津沈而爲蠟。蠟中亦無花迹。乃爲蜜成未成之先。則採與釀。大有事在。錯綜十句。言釀之事。只
今八句。言採之事。凡作書。無論何體。必須筋骨血肉備具。筋者鋒之所爲。骨者毫之所爲。血者水之所爲。肉者墨之所爲。鋒爲筆之精。水爲墨之髓。鋒能將副毫。則水受攝。副毫不裏鋒。則墨受運。而其要歸於運指。大指能揭管。則鋒自開。名指能拒管。則副毫自平。鋒開毫平。而墨自不溢出筆外。水行墨中。書勢無不適潤矣。王侍中傳右軍之訣云。萬毫齊力。予嘗申之曰。五指齊力。蓋指力有偏重。則毫力必不能齊也。柳誠懸、楊景度兩少師。皆神明於指法。故一蠻江左。書勢而江左書意反。賴以傳。但知之者罕矣。

附旌德姚配中仲虞和作

書學緘祕多啟籥。特有我。我氣果浩然。大小靡不可。使轉貫初終。形體隨偏橫。如松對月閑。如柳迎風。
娜。書之大局。以氣爲主。使轉所以行氣。氣得筋血。以氣充之。精神乃出。不按則血不融。不提則筋不勁。不平則肉不勻。不順則骨不駿。圓則按提出以平順。是爲
較轉。方則平順出以按提。是爲翻轉。知較翻則墨自不枯。而豪自不裏矣。此使轉之真證。古人之祕密也。尤有
空盤杆。與草爭眇塵。草原一脈承真亦千鈞荷。真草同原而異派。真用盤杆于虛。其行也速。無迹可尋。草用盤杆于實。其行也緩。有象可觀。唯鋒俱一脈相承。無間藏露。
力必通身俱到。不論迅遲。盤杆之用。神草真之機合矣。真自變歐褚。抽掣同發筈。門戶較易尋授受。轉難夥。字有方圓。本自分篆。方能翻。多行以掣筆。抽用按提。掣用平頓。兩家之所以分也。歐褚合則宛然舊觀矣。愧余玩索頻徒戒臨摹惰行之雖
有時。至焉每苦跛。先路道懇勤。遼途騎駛駛。旨哉雙楫篇。後塵附諸左。

論書十二絕句

有序

書道以用筆爲主。然明於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紀漢世以來。迄於近今。宗派脈絡。次爲韻語。其人所共見而名實復副者。概從略焉。己卯季秋。書於歷下西司公廨。

釋隸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縱橫更依分勢。成今隸。不辨真源。漫證盟。

說詳筆譚。自真隸名別。而古人筆法始失。

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強。正雁行底事千文。傳祖法頓教分隸意參商。

鍾之乙瑛。梁之孔羨。北朝隸石。恪守兩宗。至隸不本分草。不本篆。實濫觴於真草千文。其自題曰真書。蓋亦有意變古也。

呂望翩仙接乙瑛。峻嚴孔羨毓任城。歐徐倒置滋流弊。具體還應溯巨卿。

西晉分書。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雖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頓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會稽法。呂望惟於波發注意。其牽引環轉處。多行以今隸之法。中郎洞達之風息已。

朱揚張賈是梁宗。渤海榮陽勢紹鍾。更有貞珉鏽般石。便齊李蔡起三峰。

榮陽鄭羲。渤海刁遵。朱義章。揚大眼。張猛龍。賈思伯。皆北魏碑般若碑字方二寸。三百言尙完好無時代年月。書勢敦厚渾雄。予臆定爲西晉人書。實古今第一真書石本也。從來大字苦拘摶。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謝雲封經石峪。不教山谷盡書禪。

泰山經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與焦山鶴銘相近。而淵穆時或過之。

梁武平書致有神。一言常使見全身。雲峰山下摩殘碣。嘯樹低腰認未真。

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峰山五言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郗超謝萬。常疑其父墓下碑。經石峪大字。刁惠公誌出其手也。

中正冲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靄時。

隨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雋兩碑。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之。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卽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伯英遺篆爲狂草。長史偏從隸勢來。八法幸窺龍虎氣。東明春草總成灰。

伯英變章爲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窮奇盡勢。然唯千文二百餘字是真跡。他帖皆趙宋以後俗手所爲。余玩千文。而悟伯高爲草隸藏真爲草篆。景度爲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然征西風流。遂爾邈絕。此大令所爲歎章草宏逸也。

三唐試判俗書胚。習氣原從褚氏開。堯頌只今留片石。獨無塵染筆端來。

先任城公堯公頌。駿和兼至唐石本之恰。守古法者。

巨川官告是書雄。健舉沉追勢並工。悟入指尖有鑪治。轉毫猶憾墨痕豐。

謂會稽本唐帖。真書之善自變者。行書則蘭亭題句同此妙悟。

洛陽草勢通分勢以側爲雄曲作潭董力蘇資縱奇絕問津須是到河源

東坡香光俱得力於景度然東坡謂其雄傑有顏柳之遺香光謂其以險絕爲奇破方爲圓削繁成簡是猶未見彼結胎入悟處也

無端天遣懷甯老上蔡中郎合繼聲一任劉姚誇絕詣偏師爭與憾長城

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內真書潔淨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懷甯布衣鄧石如頑伯篆隸分真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間氣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美也

國朝書品

平和簡靜造麗天成曰神品

醞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雅有門庭曰佳品

右爲品五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等能者二等仰接先民俯授來學積力既深或臻神妙逸取天

趣味從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于妙道。佳品諸君。雖心悟無聞。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怪軟媚。并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昧。其人皆以既往爲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約以世序爲其後先。道光四年正月望日涇包世臣慎伯甫編次。

神品一人

鄧石如隸及篆書。

妙品上一人

鄧石如分及真書。

妙品下二人

劉墉小真書。

能品上七人

姚鼐行草書。

釋邱山真及行書。

傅山草書。

鄧石如草書。

黃乙生行榜書。

宋珏分及榜書。

姜宸英行書。

劉墉榜書。

能品下二十三人

王鐸草書。

笪重光行書。

趙潤草榜書。

劉紹庭草榜書。

翟賜履草書。

周於禮行書。

翁方綱行書。

巴慰祖分書。

張惠言篆書。

劉墉行書。

錢伯坰行及榜書。

黃乙生小真行書

逸品上十五人

顧炎武正書。

釋雪浪行書。

蕭雲從行書。

鄭簠分及行書。

周亮工草書。

吳大來草書。

張照行書。

吳襄行書。

王澍行書。

梁巘真及行書。

于令滂行書。

顧光旭行書。

王文治方寸真書。

陳希祖行書。

汪庭桂分書。

高其佩行書。

程邃行書。

金農分書。

袁枚行書。

朱珪真書。

宋鎔行書。

逸品下十六人

王時敏行及分書。

程京萼行書。

趙青藜真及行書。

程瑤田小真書。

汪中行書。

陳淮行書。

程世濬行書。

伊秉綬行書。

陳洪綬行書。

紀映鐘行書。

張鵬翀行書。

朱筠稿書。

鄧石如行書。

朱彝尊分及行書。

釋道濟行書。

錢載行書。

巴慰祖行書。

畢涵行書。

姚鼐小真書。

李天澂行書。

張桂巖行書。

佳品上二十二人

沈荃真書。

先著行書。

汪士鋐真書。

陳奕禧行書。

徐良行書。

于振行書。

孔繼涑行書。

錢澧行書。

翁方綱小真書。

康基田行書。

谷際岐行書。

錢坫篆書。

洪梧小真書。

桂馥分書。

張燕昌小真書。

嵇璜真書。

趙知希草書。

蔣衡真書。

王鴻緒行書。
查士標行書。

何焯小真書。

陳鵬年行書。

書。書。

書。書。

書。書。

書。書。

書。書。

書。書。

書。書。

林佶小真書。

董邦達行書。

華嵒行書。

秦大士行書。

高方小真書。

金榜真書。

吳俊行書。

陳崇本小真書。

九品共九十七人。重疊見者六人。實九十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鑊店櫃上立招牌兩塊。有只此一家。言無二價八字。字徑七寸。墨書白粉版。版裂如蛇跡。其書侵入妙品。詢之不得主名。附記於此。

道光廿四年重錄。增能品上一人。張琦真行及分書。能品下三人。于書佃行書。段玉立小真及草書。吳德旋行書。佳品上六人。吳育篆及行書。方履鑑分書。梅植之行書。朱昂之行書。李兆洛行書。徐準宜真書。

答熙載九問

問。自來論真書以不失篆分遺意爲上。前人實之以筆畫近似者。而先生駁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寓於真書。從何處見。

篆書之員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峻發滿足。以豪平鋪於紙上也。真書能斂墨入豪。使鋒不側者。篆意也。能以鋒攝墨。使豪不裹者。分意也。有漲墨而篆意湮。有側筆而分意濶。誠懸景度以後。遂滔滔不可止矣。

問先生常言草書自有法。非字體之說也。究竟何者爲草法。

書譜云。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使轉爲形質。點畫爲性情。是真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真書之妙在使轉。而不知草書之妙在點畫。此草法所爲不傳也。大令草常一筆環轉。如火筍割灰。不見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環轉處。悉具起伏頓挫。皆成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頓挫。導之泉注。頓之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無定則。豪端之轉換又復鹵莽。任筆爲體。腳忙手亂。形質尙不備具。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寓使轉之中。卽性情發形質之內。望其體勢肆逸飄忽。幾不復可辨識。而節節換筆。心皆行畫中。與真書無異。過庭所爲言張不真。而點畫狼籍。指出楷式。抉破鑾奧也。至謂鍾不草而使轉縱橫。此語并傳盡真法。蓋端莊平直真勢也。古人一點一畫。皆使鋒轉筆以成之。非至起止掣曳之處乃用使轉縱橫者。無處不達之謂也。盤紆跳蕩草勢也。古人一牽一連。筆皆旋轉。正心着紙。無一黍米倒塌處。狼籍者。觸目悉是之謂也。草法不傳。實由真法之不傳。真草同源。只是運指換筆。真則人人共習。而習焉不察。草則習之者少。故謂草法不傳耳。然草書部分亦是一大事。晉書所謂殺字甚安。是專言結構。不力究此義。所以日趨狂怪。繚繞而不可止也。草故有法。然豈有別法哉。千年黑洞。今始鑿出一線。天然工力。互有深淺。吳郡所爲嘆右軍博涉多優也。抑余有更爲吳郡進一解者。書之形質。如人之五官四體。書之情性。如人之作止語默。必如相人書所謂五官成四體稱。乃可謂之形質完善。非是則爲缺陷。必如禮經所謂九容。乃得性情之正。非是則爲邪僻。故

真書以平和爲上。而駿宕次之。草書以簡靜爲上。而雄肆次之。是故有形質而無情性。則不得爲人情性。乖戾。又烏得爲人乎。明乎此而自力不勸。古人未嘗不可企及耳。

問。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氣滿。究竟其法是一是二。

作者一法觀者兩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尙有形勢可言。氣滿則離形勢而專說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而氣尙不滿者。氣滿則左右牝牡自無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泓。左右之水皆攝於泓。若氣滿。則是來源極旺。滿河走溜。不分中邊。一目所及。更無少欠闕處。然非先從左右牝牡用功力。豈能倅致氣滿哉。氣滿如大力人精通拳勢。無心防備。而四面有犯者。無不應之裕如也。

問。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章法爲一大事。嘗見襄陽西園記。端若引繩。此非必有迹象。乃平留心章法故耳。二說孰優。

趙董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匀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繩爲深於章法。此則史匠之能事耳。故結體以右軍爲至奇。祕閣所刻之黃庭。南唐所刻之畫贊。一望唯見其氣充滿。而勢俊逸。逐字逐畫衡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爲何字。蓋其筆力驚絕。能使點畫蕩漾空際。迴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漸開。後人匀稱門戶。當是右軍晉後代筆人所爲。或出羊侍中。而後人以爲王體。

誤收右軍帖中耳。樂毅論各本皆是唐人自書。非出摹拓。只爲體勢之平實。由筆勢之近北碑以清頌碑玉佛記爲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爲平近。無論畫贊黃庭也。內景經縱勢取姿可謂有韻。然序畫雅無奇趣。鵝銘神理正同內景。以爲右軍書者。皆非能見匡廬真相者也。降至王侍中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實。蓋二王以前之書。無論真行帖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自創一字。以參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之而不嫌矣。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伯英諸帖大都是大令書。聖於狂草。空前絕後。只是行以篆法。下筆如鷹鶴搏擊。逾而不褊。疎而不凋。雖經挪行。尙可想所向無空闊之意態也。

問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經生祖述。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題署如細字跌宕自在。唯米襄陽近之。斯語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備。取勢之遠耳。河南偏體珠玉。頗有行步媚蠱之意。未足爲小字如大字也。大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爲空闊所震懾耳。襄陽側媚跳盪。專以救應藏身。志在東瀛。而時時有收拾不及處。正是力弱膽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曠蕩處。直任萬馬奔騰。而藩籬完固。有率然之勢。大字如小字。唯鵝銘之如意指揮。經石略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

問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先生每舉此語以示學者。而細玩古帖。頗不盡然。卽觀先生作字。又多直來直去。二法是同是異。

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對骨。出手起脚。必極筋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勁出。予所以

謂臨摹古帖。筆畫地步必比帖肥長過半。乃能盡其勢而傳其意者也。至學拳已成。真氣養足。其骨節節可轉。其筋條條皆直。雖對強敵。可以一指取之於分寸之間。若無事者。書家自運之道。亦如是矣。蓋其直來直去。已備過折收縮之用。觀者見其落筆如飛。不復察筆先之故。卽書者亦不自覺也。若逕以直來直去爲法。不從事於支積節累。則大謬矣。

問。匀淨無過吳興。上下直如貫珠。而勢不相承。左右齊如飛雁。而意不相顧。何耶。

吳興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頂接而成。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逕庭者。如老翁攜幼孫行。長短參差。而情意真摯。痛癢相關。吳興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胥吏故耳。然竟不能廢者。以其筆雖平順。而來去出入處。皆有曲折停蓄。其後學吳興者。雖極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匀淨。是以一時雖爲經生胥吏所宗尚。不旋踵而煙銷火滅也。

問。華亭言學少師大仙帖。得其破方爲圓。削繁成簡之妙。先生嘗是其言。再三尋討。不得其故。

香光論書。以此二語爲最精。從過庭泯規矩于方圓。遁鉤繩之曲直。悟入非果得于學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謂而知之。至大仙帖。卽今傳新步虛詞。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細心求之。則真行相參耳。以真行聯綴成冊。而使人望爲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蓋少師結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顏柳之舊勢。皆以展蹙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真行。而相其氣勢則狂草。山谷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

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言其變盡蘭亭面目而獨得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八字是以一望宜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國家可以辭爵祿可以蹈白刃之中庸而非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中庸也少師則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狷書至唐季非詭異卽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隱非少師之險絕斷無以挽其頽波真是由狷入狂復以狂用狷者狂狷所爲可用其要歸固不悖於中行也。

問先生嘗云道蘇須汰瀾漫由董宜避凋疎瀾漫凋疎章法中事乎筆法中事乎汰之避之從何處著手。

瀾漫凋疎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花到十分名瀾漫者菁華內竭而顏色外褪也草本秋深葉凋而枝疎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氣外散也書之瀾漫由於力弱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筆任意出之故瀾漫之弊至幅後尤甚凋疎由於氣怯筆力盡於畫中結法止於字內矜心持之故凋疎之態在幅首尤甚汰之避之唯在練筆筆中實則積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氣皆滿氣滿則二弊去矣寶晉齋解中令書畫瘦行寬而不凋疎者氣滿也戲鴻堂摘句蘭亭詩張好好詩結法率易格致散亂而不瀾漫者氣滿也氣滿由於中實中實由於指勁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答三子問

修存問先生薄吳郡書而常舉其言爲學者法其所謂察之尙精擬之貴似先察後擬者將毋必

能察而後能擬耶。敢問古帖真僞優劣，如何能精其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質當於目而有據。故擬與察皆形質中事也。古帖之異於後人者。在善用曲。閣本所載張華、王導、庾亮、王廙諸書。其行畫無有一黍米許而不曲者。右軍已爲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復見用曲之妙矣。嘗謂人之一身。曾無分寸平直處。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則措足皆曲。若積土爲峯巒。雖略具起伏之狀。而其氣皆直。爲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終見其直。若天成之長江大河。一望數百里。瞭之如弦。然揚帆中流。曾不見有直波。少溫自矜其書。於山川得流峙之形者。殆謂此也。曾憶相人書有曰。眉要曲兮不要直。曲直愚人不得知。曲直之說至顯。而以爲愚人不知。則其理正通於書。故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山陰僞跡多出兩家。非明於曲直之故。惡能一日辨哲哉。秦漢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若皆具此意。彙帖得此祕密。所見唯南唐祖刻數種。其次則聚版閣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刻。已多參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陳氏。幾於形質無存。況言性情耶。然能辨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間。而窺見古人真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潤則肥瘦皆員。硬燥則長短皆扁。是故曲直在性情。而達於形質。員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真書。以渤海爲最整。河南爲最暇。然其飛翔跳盪。不殊草勢。筋搖骨轉。牽掣玲瓏。實有不草而使轉縱橫之妙。凡以其用筆較江左爲直。而視後來則猶甚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則近於精矣。

蘊生問先生言察古帖之術微妙至不可遁自宋至明真跡流傳者真僞尤難仍用是以察乎抑別有術乎。

太傅嘔血以求中郎筆訣逸少仿鍾書勝於自運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萬古名家無不由積學醞釀而得雖在體勢既成自闢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有見端趙宋以來知名十數無論東坡之雄肆漫士之精熟思白之秀逸師法具有本末卽吳興用意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成碑爲枕中祕而晉唐諸家一時出其腕下至於作僞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尚之一家畫依字撫力求貌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爲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體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者真跡也一望知爲何家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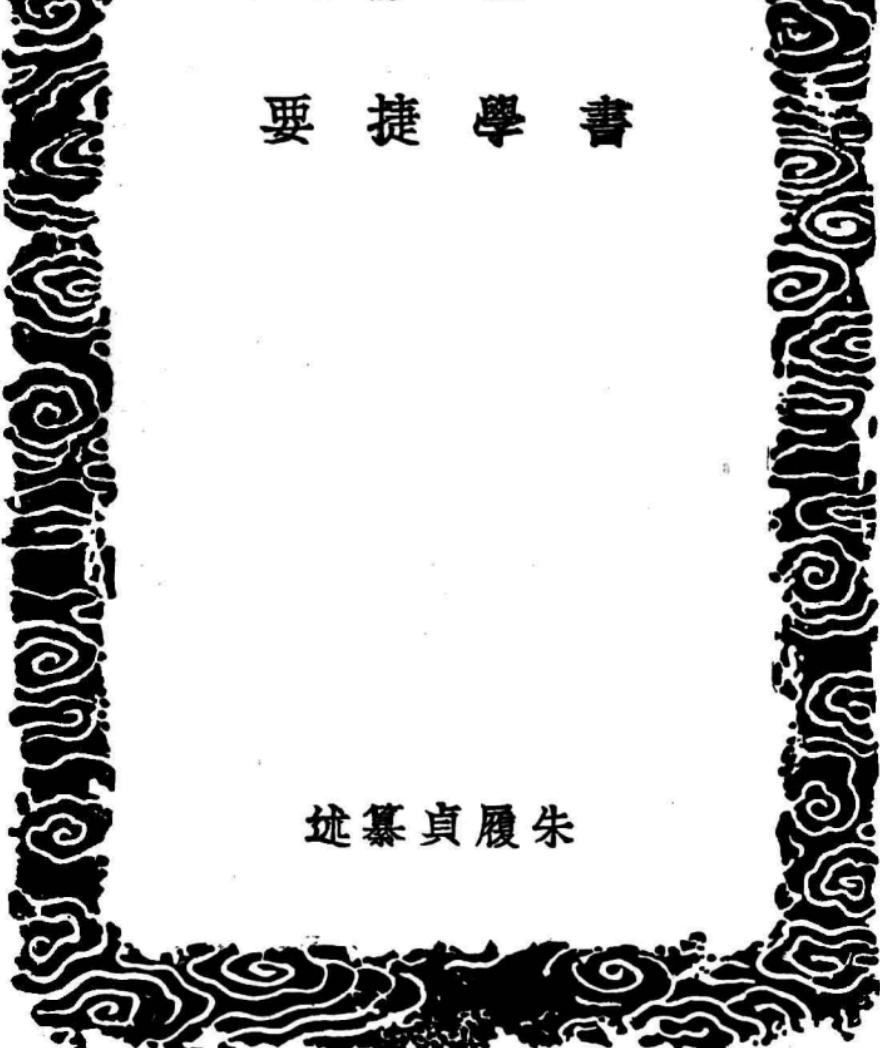
震伯問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問擬其術從何始於何終

始如選藥立方終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藥以主症爲裘必價毛色以飾觀斯其大都也學者有志學書先宜擇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跡象者數十字多至百言習之用油紙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所摹油紙上張帖臨寫不避漲墨不辭用筆根勁紙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起止肥瘦之跡以後逐本遞奪見與帖不似處隨手更換所以漸得古人迺互避就之故約以百過意體皆熟乃離本展大加倍盡己力以取其回鋒抽掣盤糾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小如

蠅頭放大如榜署以驗之皆如在觀乃爲真熟故字斷不可多也然後進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逼諸家以博其體勢閑其變態乃由真入行先以前法習褚蘭亭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閣帖唯爭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門難爲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力既久習過諸家之形質性情無不奔會腕下雖曰與古爲徒實則自懷杼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千文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王以及伯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宗則擬之道得也善夫吳郡之言乎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尙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一分則察亦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擬旣精而察益精終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書 捷 學 要



朱履貞纂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書學捷要弁言

六書之始，僅取記言，隸篆而上，不聞書法。迨夫楷真草行之變，體勢既殊，始崇風格。於是競攻點畫，波擊之巧，務窮轉折，崛挫之能。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漢魏之際，乃造其極。欲擅其長者，泯其筆法，惄之以削，書焚札求之，以拊膺破冢爲學之難，幾成絕藝。然自魏晉而後，論書寢繁，唐宋以來，靡法不備。究之是非互見，去取不同。其或立言太高，無裨初學；多增條目，舍本求末，詮釋喻詞，穿鑿失指，摭拾陳言，徒繁簡樁，幾使學者茫無適從。夫書學浩瀚，攷其大要，其端有二：雅言博辨，發揮奧旨者，書之理也；量鉤較責，規模執筆者，書之法也。理無窮極，法有繩墨，而法固初學之津梁也。雖然，法簡而書工，法備而書微，是蓋存乎其人。顧行之何如耳。履貞未閑握管，敢言書法。特於前賢論書之編，竊嘗留意，爰摘其簡明切要，便於爲學者，詮綴數言，以爲一己私籍。用備遺忘，管窺蠡測，詎堪濫廁編簡，而質高明，儻原其荒謬，謂尙附翼古法於萬一，斯更幸甚焉。嘉慶庚申八月，朱履貞識。

書學捷要卷上

清 秀水朱履貞纂述

用筆

唐太宗筆法

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努、不得直。直則無力。趯、須蹲其筆。得勢而出。策、須仰策而收。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而疾罨。磔、須戰筆。發外得意。徐乃出之。

玉堂禁經

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臥其筆。努不得直。直則無力。趯不得直。直則無力。趯須蹲鋒。得勢而出。策須背筆。仰而策之。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疾罨。磔須趯筆戰行右出。

永字八法訣一

——作顏魯公八法頌
崔瑗傳鐘繇

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努彎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趙以遲移。

永字八法訣二

——作柳宗元或作張旭
衛夫人傳王右軍

側不貴臥。——作側不愧臥勒常患平。努過直而力敗。趯宜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罨。磔趣趙以開擇。

按八法諸說大要皆同獨柳頌云側不貴臥勒常患平詞旨不侔既悖側勒用筆之義又與諸說相反故或易貴爲愧此相傳之誤不可不辨應以不字移於勒常作當字移於側則合矣惟是孫過庭書譜不言八法則唐初八法猶未盛行崔鍾衛王相授之說非確論也夫八法諸說誠宜領會然必博求古人法帖精視其用筆之意合而參之方爲善學今將八法諸說各字義參釋於左側偏斜也勒馬銜也抑也努力也趯跳躍也策馬箠也掠拂也捎也啄鳥喙也磔開張也戰顚也動也取顚動徐行之意蹲踞也頓駐之喻趯音歷行也趯音昔側行也抑趯行而遲澀也

書法三昧節錄附註釋

點之祖蹲鳴之勢三過側法也

三過者三折勢也方筆爲折方者棱側點名側者點無正出也點有尖秃俯仰三角四角各隨字勢而用之故云側不得平其筆點之落筆須沈緊棱側蹲鳴墜石喻其筆勢也

畫之祖勒法也

勒橫畫之長者如馬之馳騁須勒以制之此緩縱藏機之意也折鋒起筆乘勢而行得勢而止故云勒不得臥其筆凡橫畫起輕而收重用方筆折勢起鋒盡頓挫微駐然鍾王虞褚以至顏柳諸家各有體格而大小行筆多變換擘窠大書又不同

豎畫之祖努法也

豎畫爲努。又名牽。豎橫入筆得勢。努力下行。向左收駐。起重收輕。或垂露。或懸針。凡努之勢。如人之立。有向有背。若信筆直下。則漫無收攝。故云努不得直。直則無力。又云努彎環而勢曲。鉤之祖。趯法也。

努末駐鋒躍起爲趯。故云趯須蹲鋒得勢而出。又云趯峻快以如錐。趯名鉤。鉤屈鐵也。橫包反趯爲挑。爲背拋色已之類。大背拋風飛之類。斜出爲戈法。鍾王折芒勢。虞智禿出勢。歐陽借勢。短畫之祖。策法也。

策取警策之意。勢須短緊勁疾。左低右昂。如云工等字之上畫。其目等字之內畫。又扌旁ノ旁之挑。皆策類。勢須擡筆仰收。暗揭背而策之。不用迴鋒頓駐。

擎之祖。掠法也。

掠長擎也。有斜擎。有豎擎。須勁捷鋒銳。勢同利刃。不宜飄忽。故云筆鋒左出而利。又云彷彿宜肥。短擎之祖。啄法也。

啄如鳥之啄物。短勁而銳。故應臥筆。疾罨騰凌速進。

捺之祖。磔法也。

磔須行筆戰動遲澀。開張斜出。短勁爲捺。平行舒緩爲波。其云戰筆發外徐乃得之。又云抑趙遲移。又云趯。趯開擣。可以意會得之矣。

元僧李雪庵八法

運筆之法八。曰落、起、走、住、疊、圍、回、藏。用之於側勒、努、

則八運筆皆備。

永字之法八。曰側、勒、努、趯、策、掠、啄、磔。

八法之勢。側曰怪石。勒曰玉案。努曰鐵柱。趯曰蟹爪。策曰虎牙。掠曰犀角。啄曰鳥喙。磔曰金刀。

又爲二十四法。側曰懸珠、垂珠、龍爪、瓜子、杏仁、梅核、石楯。勒爲玉案。努爲垂針、曲尺、象笏。趯爲飛雁、龍尾、鳳翅、獅口。搭鉤、寶蓋。策爲金錐。掠爲懸戈。飛帶。啄爲戲蝶、蟠龍。磔爲游魚。

側三作用。鋒向右而勢向左。

勒首尾藏鋒。用筆欲橫而勢欲欹。

努、趯行曲扭。如挺千鉤之力。

趯輕挫漸生。而起快峻之鋒。

策仰鋒上揭。貴乎遲留。

掠肥健悠揚。宜乎舒暢。

啄臥側潛進。以速斂其鋒芒。

磔險橫三過。而開揭其勢力。

按元僧李雪庵八法。三十二勢。乃明景泰時李淳所進。而李淳又演爲大字八十四結構法。此題

署擘窠大書法也。特取雄偉沈厚氣象雍容與小字用筆不同。然八運筆之法既熟。則亦無往不適。非規規於陳法能盡其妙也。

執筆

衛夫人筆陣圖

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二分

韓方明筆訣

第一執管。夫書之妙在於執筆。既以雙指包管。亦當五指共執。其要實指虛掌。鉤攢揭送。亦曰抵送。以備口傳手授之說也。世俗皆以單指包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平腕雙包。虛掌實指。妙無以加也。

第二撻管。亦名拙管。謂五指共撻其管末。弔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橐草用之。今世俗多用五指撻管。則全無筋力。慎不可效也。

第三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或書圖障用之。亦與拙管同也。

第四握管。謂捻拳握管於掌中。懸腕以肘助力書之。或云起自諸葛誕倚柱書時。霹靂柱裂。書亦不輟。當用壯氣。率以此握管書之。非書家流所用也。後王僧虔用此法。蓋以異於人故。非本爲也。近有張從申郎中。拙然而爲實。爲世笑也。

第五搦管。謂從頭指至小指。以管於第一二指節中搦之。亦是效握管小異所爲。有好異之輩。竊爲流俗

書圓障用之或以示凡淺特提轉甚爲怪異此又非書家之事也此言頭指似卽大指徐璹曰置筆於大指中節前居動轉之際以頭指齊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須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實掌塞絕其力勢況執之愈急愈滯不通縱用之規規無以施爲也此言大指之外又有頭指則頭指似又屬食指矣疑有誤

擗 押 鉤 抵 格

宋錢若水云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擗押鉤抵格用筆雙鉤謂之撥鐙法希聲常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陽冰亦得之以授沙門晉光江南李後主得之又增二字曰導送

元陳繹曾翰林要訣

第一執筆法李後主七字撥鐙法同此
陳繹曾又添一拒字

擗 鉤 中指著指尖鉤筆向下
揭 壓 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鉤
捺 捺食指著中節旁
鉤 中指著指尖鉤筆向下
揭 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
抵 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 中指鉤筆名指拒定

導 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 小指送名指過左。

右名撥鐙法。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卽馬鐙。筆管直則虎口中開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轉動也。

枕腕 以左手腕枕右手腕。

提腕 以肘著案而虛提手腕。

懸腕 懸著空中最有力。

變法

撮管 以撮鐙法撮管頭大字草書宜用之。書壁尤佳。

撢管 以大指小指倒垂執管。撢三指攢之就地書大幅屏障。

捻管 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長幅釣字。

握管 四指中節握管沈著有力。

以上相傳執筆之法若此。然韓方明謂雙指包管亦當五指共執其言尙未明晰而所謂撢撮握揚似亦謬悠之談。又唐陸希聲傳撮押鉤抵格五字李後主增爲七字撮鐙法陳繹曾又添爲八字其云大指上節骨下端用力捺食指著中節旁中指鉤筆向下名指揭筆此是單鉤虎口已閉。

馬鐙之形已失。且鐙卽燈字。撥鐙者三指挑鐙之喻形也。其言失指。至於枕腕一端尤爲鄙拙。捨管握管亦非通論。是以孫虔禮書譜指斥執筆圖爲乖舛。陳眉公以七字撥鐙法爲死語不足參。謂要訣在提得筆起。黃山谷與友人書。疑其單鉤臂肘著紙。故尙有拘局。米元章傳陳伯脩父子提筆之法。文衡山謂李少卿雖潛心古跡。而所自得者爲多。其尤妙能三指揚管。懸臂疾書。合此諸名家論斷。并歷觀宋唐以上名跡石刻。筆法沈峭。風規蕭灑。若非懸臂提筆。焉能臻此妙境。蓋法有常法。有心法。亦有偏執立異以自高。或乃假託前賢以眩俗。不可不集參而確覈之也。

鍾繇筆法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魏太祖等議用筆於韋誕坐中。見蔡邕筆法。自拊膺盡青因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活之。苦求邕法不與。及誕死。繇陰令人發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筆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臨死乃囊中取出以授其子會曰。吾精思書學三十年。讀他書未終。盡學其字。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裏。如廁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八分也。點如山頽。摘如雨驟。纖如絲豪。輕如雲霧。去若鳴鳳之翔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燦爛分明。遙遙遠藹者矣。

衛夫人筆陳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

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暗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緣情棄道繙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凡學書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芟波曲屈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陳雲隱隱然實有其形

、 如高峯墜石磕磕然實有其形

ノ 如陸斷犀象

丨 如萬歲枯藤

ㄟ 如崩浪雷奔

ㄣ 如百鈞弩發

刁 如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陳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結構圓備如篆法飄揚灑

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勃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陳圖後

夫紙者陳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麗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卽潛心改蹟。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原缺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陳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之墜石。屈折如鋼鉤。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真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又別有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鉤聯不斷。仍須棲側起伏。用筆亦不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須象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卽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歛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其卽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後渡江北遊。

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之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爾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遺教子孫可藏之石室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朱伯原墨池編所載此篇之後跋云舊本謂羲之嘗渡江北游名山之許洛觀碑據東晉時許洛未平逸少必不可往故刪去今此篇仍照舊本

右軍筆勢論

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自非通人君子不可得而述之夫書大須存意思予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骨皆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序而論之夫書字不用平直不用調端先須用筆或偃或仰或欹或側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似篆籀或如鵠頭或如散隸或似八分或如蟲食木或如流水態或如壯士利劍或似婦人纖麗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汪濊詳雅起發齊密疎闊相間每作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波抑而復曳每作一字卽須作數種意況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牽豎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鐵鉤或上大如稈稟或下細如針圭或轉發如鳥飛或棱側如流水作一字橫畫可連滿一行直看媚態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迹隱端用筆尖如落鋒勢無一毫如尖筆勢意況生舉爽爽若神爲一字須數體俱入若作一紙皆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若書弱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之時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前筆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用急而須遲何也管是將軍故

須持重心不宜遲。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是急。止如鳥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皆須遲。欲烏之腳張大。須急。不急。不有形勢。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若直點急牽急裹。此暫看是書。久味無力。又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則豪弱無力。墨用松節研之。久久不動。彌佳矣。

唐太宗論書

太宗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術。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爲公子時。頻遭敵陳。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有指揮。觀其陳。卽知強弱。以吾弱餌其強。以吾強衝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突過其陳。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唐孫虔禮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慙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

記言而醇醕一遷質文三變馳騁沿革物理當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六朝唐人稱隸者卽真書也百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以上論鍾張二王之書冠絕古今而更定其優劣

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虛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閒臨池之志孫公自言書學功夫一法鍾張羲獻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織纖乎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張鑑二王書法之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乃假比擬諸奇狀以至天崖初月河漢衆星以喻之讚歎之絕薦以加矣

一畫之內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內殊崛挫於豪芒此言積工夫於點畫波磔之間凡棱側起伏崛挫句讀括無限書學雖讚頌前賢實一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此言積工夫於點畫波磔之間凡棱側起伏崛挫極駐方圓俯仰三過折筆無不精妙而後成字

若點畫未工·率淡成字·卽不是書·

曾不傍窺尺牘

俯習寸陰

引班超以爲辭

援項籍而自滿

任筆爲體

聚墨成形

心昏擬

思豪釐

淪精翰墨者也

夫潛神對弈

猶標坐隱之名

樂志垂綸

尙體行藏之趣

詎若功定禮樂

妙擬神仙

自君子立身至此

言書學功用

之妙

賢於他藝

賢者不廢

猶挺埴之罔窮

與工鍊而並運

挺埴音擅食

挺探也

埴粘土也

探土令粘而成胚

卽陶鈞也

鍊音椎

鍛器也

鑄劍者必鍛淬而成

好異尙奇之士

翫體勢之多方

窮微測妙之夫

得推移之奧蹟

著述者假其糟粕

藻鑒者挹其菁華

固義理之會歸

信賢達之兼善者矣

存精寓賞豈徒然歟

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

文挺埴工鍊乃陶鈞鍛淬之也

然顏氏家訓云

子弟熏習陶染隨紀文帝曰良由仕宦之鄉

染沾漬也釋陶染者於義亦無背謬

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

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誠祕已深遂令學者

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

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閑礙

同規

言東晉以後書學衰微

憫學者無師

望礙不通詎知心手會歸若

粗疎偏見望礙不通

詎知心手會歸若

望礙不通詎知心手會歸若

望

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功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

燥溼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書貴專精。真草行書。兼方窺祕。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

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

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闊。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

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學弗克至。均有偏廢寡昧之弊。一人之書。時有乖合優劣之殊。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

企學者希風敍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書貴專精。真草行書。兼方窺祕。代有筆陳圖七行。中畫執筆三手。圖貌乖舛。點畫湮誤。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僞。尚可發啓童蒙。旣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宄官之高名。徒彰史譟。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譬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繇遠。名氏滋繁。或籍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祕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覩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旣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路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圓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

式非所詳焉。代傳義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德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空從棄擇。以上略舉世傳名跡。辨別是非。指斥譏僞。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尙難形於紙墨。粗可彙歸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用轉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鑊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賢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論書至此。創撰執使用而今亡而立指歸。豈唯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今。致使摹揚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前舉鍾張二王爲書法之冠。至此則歷代孤紹。專宗右軍。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眞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瓊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嘵暖之奏。禮樂記。其心樂者其聲嘵以禮暖字乃緩字之誤。馳神睢涣。方思藻繪之文。曹丕與曹洪書曰。唯水之上多文章。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此言學書者當知古人心思所在。用筆變換。弗爲形體所拘。

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闡於智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得心應手游刃有餘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詣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愈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也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言學力功夫有先後老少次第之分書學浩大至此皆歸功於右軍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敕教勉也釋鼓釋效皆非非力也努力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功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尙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卽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枒外曜鋒芒察之者尙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灌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搪突義獻譁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此勉毋妄自矜能人謙抑力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返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喪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

敏難以兼通者焉。辨別勁速遲留之效。必得兼通而後已。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逾勁加之。亦猶枝榦扶疎。陵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逾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逾麗居優。道動也。健也。而此作妍媚用。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者皆須兼到。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資質直者。則徑侹不逾。剛狠者。又倔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學不該贍。曾無識鑒。以至任情適欲。流弊多端。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尙虧工於祕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人心之靈。能通天人之變化。况書法在人。故雖運用未周。虧工祕奧。而識鑒在心。必能旁通博究。造詣無窮。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遺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員。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閒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尙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隨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猶愜筌蹄。書學至此。筆端變化。超妙入神。書道成矣。至矣極矣。麗以加矣。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旣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

繡標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豪末之奇。罕議峯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至如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以耳爲目。蔑視陵誚。此古今之通病。

孫公之所以深致歎於無知音也。

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糺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詳嚴六篇兩卷。今止存此卷。上論書之二篇。猶幸宋人以草書入石。得傳於後世。而世之釋文。以及編輯錄刻各印本。皆誤合爲一篇。而所謂執使用轉之法。卷下四篇。泯滅無聞。迨今訪求無所。使後學追慕無窮。良深歎惋。世有博雅高賢。或家藏有素。或別有所得。幸付剞劂。合此二篇。遂爲完文。俾名跡晦而復顯。洵藝林之盛事。第其功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誠祕之旨。余無取焉。

垂拱三年寫記

讀孫虔禮書譜。委曲詳盡。切實痛快。爲古今論書第一要義。惜其所撰。執使用轉之法。泯滅無傳。卽此二篇。亦以草書之刻石而幸存。然諸家釋文。以及編輯各錄本。每多謬誤。按書譜始刻於宋之祕閣。續帖明之文氏停雲館。尙由續帖翻出。筆法具存。字形未失。猶足釐而覈之也。今由石刻。詳參草體。逐一訂正。俾無一字之或誤。釋之如右。

張長史傳顏魯公十二筆法意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倣宅憩止一年。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或問筆法。張公皆大笑而已。或對之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遊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倣。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素屏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法書。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宅月餘日。因與裴倣從長史言語。散却回京師前。請曰。旣承九丈獎愛。日月滋深。夙夜工勤。耽溺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乃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嘗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閒。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閒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一作疎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末以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趨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又曰。輕爲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闡過之謂乎。又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製一本爲擊。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

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就意外生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蹙令小小，小字展使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顧予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奇妙，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如楚晉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習而言，必慕之歟。儻著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若精勤，悉當自妙。襄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道，如何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圓暢，勿使拘撓。其次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舍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圓暢，勿使拘撓。後於江島，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之，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其用筆，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如此，其跡可久，自然齊於古人。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予遂銘謝，再拜逡巡。

而退。自此得攻書之妙。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十二筆法。由謹嚴而造精微。書學妙理盡於此矣。

李陽冰筆法

點不變謂之布。摹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

翰林九生法

一生筆 免豪圓健須經寫過收貯待用。

二生紙 新出篋筭暢潤受墨。

三生硯 臨用研墨畢則洗而乾之不可浸潤。

四生水 新汲清泉。

五生墨 隨用隨研。

六生手 功夫不可間斷常令筋脈振動。

七生神 情懷暢適神怡務閑。

八生目 寢息初興眼明體靜。

九生景 時和氣潤几淨窗明。

右翰林九生法各本辭語略有異同核其理要初無二致。

胸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詩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斯言良是。爲書之妙不必憑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行行要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兼此二者。然後得齊於古人。筆正之說。眞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如我手。側鋒取妍。此鍾王不傳之祕。濡豪之次。法與鋒合。然後用筆無非法也。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尋之。若無。卽出意自造。不可輕意率然而作。作字忌游滑。尤不可生疎。如顏如柳。初未嘗有生硬之筆也。先識此字。書則得之。素與相忘。必難描寫。臨書最有功。以其可得精神也。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生意。分閒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爲遠。以遠爲近。以連爲斷。以斷爲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意近。字看碑刻須像。運筆又須掘其氣象。隨其所寓。成形結字。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學書只學一家書。學成不過爲人作奴婢。集衆長於我。斯爲大成。

釋棲霞論書

凡書通卽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河南。顏魯公。李北海。虞永興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於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木三分。亦被號爲奴書。終非自立之地。此書之大要。

黃山谷與友人書

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臂肘著紙。故尚有拘局。不敢浪意態耳。但精視法帖中王獻之書。當得之大槩書字楷法如快馬斫陳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

米元章提筆法

陳寺丞名昱。伯脩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跡。書杜少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進黼辰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一如大字。伯脩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後。每作字時。無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學書攻苦

漢張伯英學書池水盡墨

漢趙元叔云。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世絕俗之資。博學餘暇。敏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臯。脣齒常黑。雖處衆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劙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腮出血。猶不休輟。

魏鍾元常學書。十六年未嘗窺戶。嘗與子會論書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裏如廁。忘返。拊膺盡青。每見萬類。則而象之。

晉王育少孤貧。爲人牧羊。暇卽折蒲學書。

梁僧智永登樓不下四十年積退筆作筆冢

南齊徐伯珍少孤貧以釘畫地學書

北魏游明根幼爲牧羊奴以壺漿倩人書字於路旁時畫地學之游雅贖之教以書仕至大鴻臚

唐顏惟貞字叔堅魯公之父少孤育於舅氏殷仲容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元孫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學之

唐劉仁軌字正則少貧賤好學每畫地書空寓所習

唐僧懷素幼時學書無紙筆常製木盤木板學之盤板皆穿

宋韓魏公琦少年貧時學書無紙筆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書遇烈日及小雨則張敝繖以自蔽宋歐陽文忠公修四歲而孤母鄭教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

顏魯公嘗問裴徽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亦嘗請論筆法惟言倍加工學臨寫法書當自悟耳米元章云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一日廢書也明解學士云古人學書几石皆陷

學書感會

張長史旭見荷擔爭道而得書法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草書入神雷煥夫聞平羌江水暴漲聲想其浩蕩奔騰盪激之勢而頓悟用筆

文與可學書十年未得古人筆意偶見道上蛇鬪遂得其妙。

黃山谷出峽見長年盪槳而知書法
荷擔爭道舞劍江聲蛇鬪盪槳之類本與書法無涉然人工便捷天機活潑觸情感會歸之於書耳

自古迄今論書之言莫可紀極然猶因人而傳其餘糜蠭泯滅者又何可勝數也此卷止摘其最要以便初學不及千百之一耳至於集刻諸編莫詳於佩文齋書畫譜他如朱長文之墨池編近世馮簡綠之書法正傳尙堪備覽欲廣見聞自有各全集

此卷所摘法言每段之後間有註釋凡低兩字者係前人原註低三字者卽履貞綴言

書學捷要卷下

書有撥鐙法。鐙古燈字。撥鐙者。聚大指食指中指撮管杪。若執鐙挑而撥鐙。即雙鉤法也。雙鉤者。食指中指尖鉤筆向下。大指拓住。名指小指屈而虛懸。幫附中指不得著筆。則虎口開。掌自虛。指自實矣。此謂雙鉤。依此學書。則圓轉勁利。揮運自如。文衡山曰。李少卿嘗言。我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爲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累數千言。蓋公雖潛心古跡。而所自得者爲多。其尤妙者。能三指搦管。懸臂疾書。按此卽撥鐙雙鉤法也。後人目爲三指立異者。大謬也。蓋書法精勁圓活。全在三指之尖。然三指尖最難結實。更難活動。尤須臂腕指三者功夫齊到。方能成書。所謂指運筆而腕不知。旣入化境。乃悟妙理。此古人不言之祕。單鉤者。食指中指參差不齊。食指鉤向大指。中指鉤向名指。此是單鉤。黃山谷與人書云。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臂肘著紙。故尙有拘局。不敢浪意態耳。故學書第一執筆。執筆欲高。低則拘攣。執筆高則臂懸。懸則骨力兼到。字勢無限。雖小字亦不令臂肘著案。方成書法也。米元章授陳伯脩父子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字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宸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一如大字。伯脩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但自今以後。每作字時。無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然矣。故撥鐙懸臂之法。造詣無窮。古之能書者。無不皆然也。

書有擘窠書者大書也。特未詳擘窠之義。意者擘、巨擘也。窠、穴也。卽大指中之窠。卽虎口中也。小字中字用撥燈。大筆大書用擘窠。然把握提斗。大筆用擘窠。仍須雙鉤。用名指揭筆。不可五指齊握。

書法有屋漏痕、折釵股、壁坼、錐畫沙、印印泥。屋漏痕者。屋上天光透漏處。仰視則方圓斜正。形像皎然。以喻點畫明淨。無連綿牽掣之狀也。折釵股者。如釵股之折。謂轉角圓勁力均。壁坼者。壁上坼裂處。有天然清峭之致。若夫畫沙印泥。乃功夫至深處。水到渠成。從心所欲。非可於模範中求之前人立言傳法。文字不能盡。則設喻辭以曉之。假形像以示之。如以屋漏痕爲屋漏雨。壁坼爲字之絲連處。撥燈爲馬燈之類。失指甚矣。且雙鉤之法。形如馬燈似是矣。然撥字之義莫解。至謂脚踏馬燈。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比擬尤爲穿鑿。又相傳七字撥燈法曰。擗、壓、鉤、揭、抵、拒、導。擗謂大指上節骨下端。壓謂捺食指中節骨旁。鉤謂中指鉤筆令向下。揭謂名指甲肉際揭筆。抵拒卽鉤揭之重覆。導謂小指附名指導送。按此執筆之法。正是單鉤。不宜於書。惟小楷可用。餘皆不可。且其言曰。撥燈者。欲虎口開。形如馬燈也。豈知大指上節骨下端。食指中節旁著筆。虎口已閉。馬燈之形已失。中指鉤筆向名指。小指附名指。則是五指分作兩起矣。又何能揮運乎。

臨摹用工。是學書大要。然必先求古人意指。次究用筆後像形體。唐太宗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似。務在求其氣骨。而形勢自生。顏魯公問裴徽。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惟言倍加工學。臨寫法書。當

自悟耳。孫虔禮云：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學書有本分，隸用筆備兼諸體。若真書，自崇魏晉而規模更在唐碑。至於行書，則禊帖聖教序實爲至難。然後世以書法稱者，無不從此入手。故成功雖不同，而師法自高。馮鈍吟云：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入手，便可擎把。

學書未有不從規矩而入，亦未有不從規矩而出。及乎書道既成，則畫沙印泥，從心所欲，無往不通。所謂因筌得魚，得魚忘筌。

王右軍云：夫書大須存意思。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用筆尖如落峯勢，無一豪如筆尖勢。爲一字須數體俱入。學書須領會斯篇，方成書法。

王右軍云：心是將軍，故學書必先作氣。立志高邁，勇猛精進，盡一身之力向臂。臂歸指，指迄於尖。撮管懸臂，而後運筆。運之既久，使臂腕如鐵，指尖堅勁，運筆如飛。縱橫收放，心不知有手，手不知有筆。始則大字，繼以小字，窮年累月，臨摹力學，庶幾近之。

學書要識古人用筆，不可徒求形似。若循牆依壁，祇尋轍跡，則疵病百出。如歐陽正書，刻勵勁險，碑字偏於長。顏魯公正書，沈厚鬱勃，碑字偏於肥。褚河南深於用筆，字勢似軟弱。李北海筆畫遒麗，字形多寬闊。不平米襄陽奇逸超邁，體勢似疎散。蘇文忠公書得晉宋風格，用筆豐而多扁。趙文敏雖摹二王，碑刻頗似張司直。然各家書法，真書與行書不同。碑字與小楷異形，當究其用筆，弗僅摹形似。至於唐人以上碑

刻歷年久遠擊撻模糊後人重加刻劃面目旣非更摹形似失之遠矣。

學貴專詣不尚空談唐之張司直從申擊拳握管書名獨步江表馮侃兩指撮筆書法稱於西蜀況撮鑑懸臂之法最爲捷徑學之不已何患無成。

作書須縱橫得勢若前後齊平上下一等則有字如算子之譏獨字中橫畫宜平忌左低右高左長右短趙子固嘗論之矣歷觀古帖凡長畫皆平是以行閒整齊無傾側之患惟李北海行書橫畫不平斯蓋英邁超妙不拘形體耳古人作一字橫畫須連滿一行一畫之勢如千里陳雲謂下筆之際須有意思忌左右圓勻無力。

沈著痛快書之本也黃山谷云書貴沈厚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大病夫書貴肥其實沈厚非肥也故肥而無骨者爲墨豬爲肉鴨書貴瘦硬其實清挺非瘦硬也故瘦而不潤者爲枯骨爲斷柴。

書法勁易而圓難夫圓者勢之圓非磨稜倒角之謂乃八面拱心卽九宮法也然書貴挺勁不勁則不成書藏勁於圓斯乃得之。

書之大要可一言而盡之曰筆方勢圓方者折法也點畫波擣起止處是也方出指字之骨也圓者用筆盤旋空中作勢是也圓出臂腕字之筋也故書之精能謂之遒媚蓋不方則不遒不圓則不媚也書貴峭勁峭勁者書之風神骨格也書貴圓活圓活者書之態度流麗也。橫畫起輕而收重豎畫起重而收輕古人謂橫畫豎起豎畫橫起此言似難解而易知也蓋書中筆畫必

有棱側方筆，卽三折勢是也。如豎畫之起，其上須有方勢。方則左右皆有棱角，則似橫起，非真正橫起也。橫畫之理亦然。

書法有折鋒搭鋒，乃起筆處也。用強筆者多折鋒，用弱筆者多搭鋒。如歐書用強筆，起筆處無一字不折鋒。宋之張樗，察明之董文敏，用弱筆，起筆處多搭鋒。

元李雪庵運筆之法八，曰落、起、走、住、疊、圍、回、藏。施之於側勒努，則八運筆皆備。此法蓋用之於大字。是以元時禁中扁額，皆雪庵所筆。雖趙松雪亦推讓之。至明景泰中，李淳進八十四條結構法，蓋從李雪庵八法用筆，及陳繹曾、徐慶祥書法增減而成者。此乃題署擘窠大書法也。今人收作小字，以教初學，殊失古人立法本意。

書有捺滿提飛之法。疎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此作書要訣，亦自然之理。

書有筋骨血肉，前人論之備矣。抑更有說焉。蓋分而爲四，合則一焉。分而言之，則筋出臂腕，臂腕須懸。懸則筋生，骨出於指，指尖不實，則骨格難成。血爲水墨，水墨須調。肉是筆豪，豪須圓健，血能華色，肉則姿態出焉。然血肉生於筋骨，筋骨不立，則血肉不能自榮。故書以筋骨爲先。

學書有捷徑。古人居則畫地廣數步，臥則畫席穿表裏，以此推之，則學書者不必皆筆也。解學士謂古人學書，几石皆陷，則學書之法不必皆筆，又可知矣。古人有不傳之祕，在後人心領神會，力行無怠耳。古人以書稱者，不特書法精能，而摹搨雙鉤尤極研究。至於石刻壽世，更不輕作。唐世摹書之人，內廷供

奉鐫碑之人非有爵位卽爲名士是以唐人以上碑刻甚精而漢碑氣格尤厚古人用意之深洵非後世所能彷彿今漢碑剥蝕已盡唐碑歷年久遠擊撻不已每多漫漶後人重復刻畫故態全非不獨筆意無存並形似而失之學書摹倣正須善自采取

書有運腕之說而不及臂指更有言運腕者欲腕之轉動而成書引王右軍之愛鵝謂取其轉項若動腕穿鑿甚矣是蓋不知運之義而腕之爲何物也夫運者先運其心次運其身運一身之力盡歸臂腕堅如屈鐵注全力於指尖運之既久俾指尖勁捷運筆如飛迨乎至精極熟則折釵屋漏壁坼之妙自然具於筆畫之間而畫沙印泥之境於是乎可得矣或問周身之力如何可到曰臂肘一懸則周身之力自至矣歐陽文忠公謂東坡先生曰當使指運筆而腕不知此言極運腕之致

小字法帖黃庭經樂毅論東方朔像贊曹娥碑薦季直表洛神十三行麻姑仙壇記陰符經爲最著而仙壇記尤筆畫嚴整行間茂密能每日臨寫一通則無難寫之字矣

今人言石刻之可觀者必曰宋搨蓋唐以上碑刻至宋世猶爲完好若宋以後則石質磨泐筆畫模糊或重加刻畫故也如歐陽率更書雖曰刻厲勁險然舊搨諸碑筆致蕭疎極趨媚之態近詆歐書爲呆板棄而不學豈學弗克至抑搨本不堪有以誤之然世之言蘭亭者必推定武定武爲歐陽臨本飄揚俊逸曠絕千古豈其真書遽爾若此哉明季以前人未嘗不學歐書嘗見墨跡精細可愛何今昔相去之懸絕馮鈍吟謂明朝人字一筆不可學蓋指明之季世人效董思白用羊毛弱筆作軟媚無骨之書而言也

懸臂作書實古人不易之常法。上古席地憑几，又何案之可據？凡後世之以書法稱者，未有不懸臂而能傳世者。特後人自幼據案作書，習於晏安，去難就易，以古法爲畏途，不以爲常，反以爲異矣。惟是今人氣稟淺薄，急切未能入穀，則據案淺執，俾易成書，此亦人情之常。且小字懸臂尤難，詎能一槩強抑而行之？則學書者竟有束手之虞，將望而卻走矣。但學書之際，必須提管懸臂，而行草八分、大字中字，斷不可淺執。若背古法，終歸俗品，爲之既久，力到自然，則輕車熟路，揮運自適，視據案淺執，反索然無味，卽欲不懸，不可得矣。近有朝鮮國舉人浮海失風，羈留浙省，見其執筆若此，猶漢唐遺法也。

草書之法，筆要方勢，要圓。夫草書簡而益簡，全在轉折分明，方圓得勢，令人一見便知。最忌扛肩闊脚，體勢疎懈，尤忌連綿游絲，點畫不分。王右軍云：「若欲學草，又別有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鉤連不斷，仍須棲側起伏用筆，亦不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爲之。」其草書亦復須像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卽直過。凡學草書，細繹斯篇。

草書必宗右軍，然古搨難得。今之傳世者，轉輒摹刻，僅存形體，筆畫已失。惟孫虔禮草書譜，全法右軍，而三千七百餘言，一氣貫注，筆致具存，實爲草書至寶。雖宋刻甚少，而文氏停雲館本，尚可臨摹。若近世翻刻，則惡劣不堪矣。初學草書，但置帖於前，而畫之，先儘其勢，次求其筆，令心手相應，乃是捷徑。若遽伸紙研墨，對帖描摹，輒至畏難而退。

前輩云草字須逐字寫過若臨時記憶率意爲之則心手不應生疎杜撰不復成書。

唐李石續博物志云前輩云必字於字無草書然晉唐草書中無草體者甚多如老仁乃世古月丹英之類皆無草體而草訣百韻歌有云市於增一點干衝點是丹旣防空作古世老偏多少等類已脫古法而莫寫包庸守添一牛車幸等句尤爲不解他如七紅卽是袁十朱知奉已盜意脚同適門干認是卑乙九貼人飛等語則又不辨草法率湊成句且草書變幻不一豈此數言足以盡之詳其意指淺陋尙非宋元人所作。

楊升庵墨池瑣錄云金時錦溪老人張君用天錫集古名家草書一帖名曰草書韻會其所取歷代諸家自漢章帝史游起至金王萬慶止共二百五十七人趙秉文爲之序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改名草書集韻洪武初蜀邸又翻刻并趙公序及諸書家姓名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信然此楊升庵之言也迨今卽蜀邸翻刻亦不得復見矣。

東漢上谷王次仲於章帝建初中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始造楷法卽八分書也分書乃變古隸而爲之者以楷法而用篆筆筆鋒中出藏鋒斂鍔惟用波擎以伸之與真書永字八法用筆不同訣曰方勁古折斬釘截鐵然筆畫要須俯仰起伏參以篆意始有生動之趣學書不辨八分楷法難免庸俗蓋八分實兼衆體之長能悟此理方是法書夫書雖多體而用筆一也然筆意可參而形體不可雜亂也。

漢人八分書筆鋒中出。包括篆隸極古峭勁拔之致。當知其用筆之意。刻勵爲之。最忌依樣描摹。但求形似。古人於此法極深究。故氣格高古。誠非欲多此一體而炫其所長。要知漢人分書隨處可書。不僅書碑而已。卽碑陰記名記數之書。俱用八分。其意可知矣。馮鈍吟云。漢人八分石刻多剝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

分書石刻始於後漢。然年代既遙。石質磨泐。妍媸莫辨。惟曹全碑明季始出土。於漢碑中最爲完好。而未斷者尤佳。邇來擊揚既久。字跡模糊。時人重加刻畫。惟碑陰五十餘行。揚本既少。筆意俱存。雖當時記名記數之書。不及碑文之整飭。而蕭散自適。別具風格。非後人所能彷彿於萬一。此蓋漢人真面目。壁坼屋漏盡在是矣。

書有六要。一氣質。人稟天地之氣。有今古之殊。而淳漓因之。有貴賤之分。而厚薄定焉。二天資。有生而能之。有學而不成。故筆資挺秀。穠粹者。則爲學易。若筆性笨鈍。枯索者。則造就不易。三得法。學書先究執筆。張長史傳。顏魯公十二筆法。其最要云。第一執筆務得圓轉。毋使拘摶。四臨摹。學書須求古帖墨蹟。撫摹研究。悉得其用筆之意。則字有師承。工夫易進。五用功。古人以書法稱者。不特氣質天資得法。臨摹而已。而功夫之深。更非後人所及。伯英學書。池水盡墨。元常居則畫地。臥則畫席。如廁忘返。拊膺盡青。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若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後名播當時。書傳後世。六識鑒。學書先立志向。詳審古今書法。是非灼然。方有進步。六要俱備。方能成家。若氣質薄。則體格不大。學力有限。天資劣。則口學艱。而入門不

易法不得。則虛積歲月。用功徒然。工夫淺。則筆畫荒疎。終難成就。臨摹少。則字無師承。體勢粗惡。識鑒短。則徘徊今古。智無成見。然造詣無窮功夫。要在法外。蘇文忠公所謂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是也。

張長史云。第一執筆毋使拘摶。其次紙筆精佳。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況書法精微。揮運之際。全賴筆豪。相稱古來書家。自明季邢王文祝以上。從未有以羊毫弱筆之書。得傳後世者。攷之蒙恬造筆。鹿毛爲柱。被以秋兔豪。是以古稱筆有竹兔之名。又造筆之法。副切須齊。何嘗有此狼羊毛水浸尖細軟筆之製。夫書不工。猶可求之於法。并器具而失之。則不可爲矣。曹秋岳云。白蠟打紙。筆墨不入。光亮耀目而已。若羊狼毛筆白蠟紙。作軟媚無骨之書。寧不有背古人乎。

攷造筆之法。兔豪爲最。兔有紫白花之分。紫爲上。花白次之。純用紫豪。則軟而圓健。若兼花白。則堅強勁利。作骨峭之書。非紫兼豪不可。若狼豪。即擢雞之狸。須出北地。若江南者。不可用。至於羊豪。出吾郡語溪者佳。然其性極柔。純用斷不可。又香狸之毛。硬而脆。若倍用羊豪。而兼兔狸。用作大字。則剛柔竝濟。妙不可言。惟在造筆者。豪足而工倍。依古法製造。自然合用矣。

凡學書。須求工於一筆之內。使一筆之內。棱側起伏。書法具備。而後逐筆求工。則一字俱工。一字既工。則一行俱工。一行既工。則全篇皆工矣。斷不可湊合成字。孫虔禮云。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

古人學書之法，蓋亦有獨得之祕耳。聞面授，難傳於筆札之間。如韋仲將之書，凌雲臺、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而逞徑丈之勢，施生雨於一粒芝麻之微，而書七絕一首。他如籀篆、古隸、八分、章草、飛白、鵠頸龍爪之類，各體精備，更從何處學起？斯蓋氣魄所聚，精神貫注，思通神明，故能臻此。書雖曲藝，造詣無窮。前人評書，亦有偏徇失實，褒貶不公處。至如趙文敏書法，雖上追二王，爲有元一代書法之冠，然風格已謝宋人，至詆以奴書者，李伯楨之失實也。譽之以祥雲捧日、儀鳳沖霄者，解學士之偏徇也。夫右軍書聖也，梁武帝書評止云：龍跳天門，虎臥鳳閣。而解之評趙，則越右軍而上之矣。至若張司直從申於唐人書家中，不甚顯著，字跡之傳亦少。今有延陵季子廟碑，乍觀形體，頗似趙書，然筆畫沈峭，風格蕭疎，較之趙書，相去實殊。何後之人但知有趙文敏，而不知有張司直，是以孫虔禮之作書譜，深致歎於無知音也。

楷隸八分莫辨者，晉人書勢之未明也。八分楷法爲隸者，宋人篆說之誤也。隸始於秦篆之省筆也，既趨簡易，巧麗日生，流而爲真書，歧而爲楷法，楷法者八分也，以真爲隸者六朝唐人也，以隸稱楷法八分者，後世之謬也。

書肇於畫，象形之書，書卽畫也。籀變古文，斯邈因之。楷真草行之變，書離於畫矣。昆蟲、草木、山水、人物、黼黻藻繪，博采飾色，畫異於書矣。後人遂以畫字分二音，以字畫之畫爲入聲，繪畫之畫爲去聲，書畫同源，失指甚矣。古者書於竹帛，後世遂爲刻竹點漆以爲書，引韋編三絕爲口實，韋編三絕喻辭也，豈實有其

事哉。且夫竹者造紙之物也。紙從絲帛乃綿繭之屬。卽紙之本色也。楮、藤、敝布、魚網、黃麻、白麻之類。後世得以本色名其紙。何古人竹帛之稱。而必謂其刻竹乎。然竹可刻。而帛不可以刀刻漆點也。且古人慎事博記。有笏簡鉛槧之執佩。隨時記事。遇則拭之。而刻竹點漆。蓋別是一種書耳。西晉之汲郡魏冢。南齊之襄陽楚墓是也。夫魏襄安釐在孟莊之後。下迨秦漢不遠。筆墨具備。豈皆刻竹點漆乎。考後漢吳祐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以寫經書。祐諫而止。蓋恢去古未遠。故欲放而爲之。殺青者火逼竹青。令汗出。則易書而不蠹。若夫汗青。青史。史官刻竹書事。義取鐵筆不移。此亦相傳之說。古者天子諸侯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后妃則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彤管赤管筆也。至於筆墨書畫見於經傳者。如詩之貽我彤管論語。子張以夫子之言書諸紳。紳非竹爲之。而可以刀刻漆書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其田子方篇有云。宋元君集畫工。皆亟筆和墨。則筆墨豈僅施於畫。不得施於書。恐無是理也。蓋自有書契。卽有紙筆。唐李石續博物志。明解學士縉曾略言之矣。事無關於書學。而書畫源流。不可不辯而晰之也。

又皆誤作儻筆。儻無其字。不詳釋音義故也。

書有衄挫之法。俗作頓。音肉。挫折鋒方筆也。法出於指斂其筆。家用於點。儻棱側緊峭。如摧峯礎石。斬釘截鐵。施於字畫之間。則風格峻整。加以八面拱心。功夫到處。始稱遺媚。草書尤重此法。則繼續顧盼轉折分明。

秀水朱閑雲以布衣而工書法。嘗纂書學捷要一編出以示余。余惟古今論書者多矣。編籍之繁。奚啻充棟。散漫浩瀚。幾使學者有望洋之嘆。後世著述雖多。又皆沿襲陳言。漫無甄別。細研是編。刪繁就簡。殫思古法。發揮意指。釐正謬誤。而於孫過庭書譜尤精研確覈。辨晰微茫。發前賢之祕奧。其有裨書學。豈淺鮮哉。吾友綠飲刊入叢書。用爲後學津梁。亦不負閑雲苦心已。因爲識之。嘉慶戊辰秋八月望日。晉齋趙魏書。